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河 南 程 氏 遺 書

(下)

朱 熹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河南程氏遺書

(下)

朱熹編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書遺氏程南河
冊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編輯者

朱

熹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嚴

中C四三四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遵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荊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荊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敝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作一本累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

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與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豮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

喪羊於易。羊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

樂易之易。

易有百餘家。難爲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荊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個。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荊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荊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

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六爻皆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概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爲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鄆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

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於大麓時。便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畱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鷙很若此。太史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却。

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爲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

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個道理。隨大小用。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卻須彌無體。芥子無量。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往一作他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一作便道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麻法雖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例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天事。

光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材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日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

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後。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之。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旣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一本云。先生曰。某斷

說不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野。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爲野。而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

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夸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靜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一本此下有十六字云有人云先生除國子監之命不受是問也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不

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戢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戢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鬧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胡本注云。朱子懽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誤也。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呂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

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守以中行。只爲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卽后妃也。故言配。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芼之者順水而芼之。皆是言荇菜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爲孝。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說能明峻德之人。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它從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會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

錢。戶部索前任麻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麻子。

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麻子。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

遂

令戶部自爲出券麻。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尙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來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敍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者。不一作以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卽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旣不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君。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歎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